

我與第卅四中隊的緣份

· 傅鏡平 ·

我是空軍子弟，業餘從事我國航空歷史的研究，先後撰寫出版F-100及F-104兩型戰機在我空軍的服役歷史，接著計畫撰寫F-86軍刀機的故事。民國九十三年感恩節，我到戴樹清教官的家中跟他聊天，聽他描述駕P-51在安徽大別山區空降敵後人員的經過。我被這個故事深深吸引，覺得有必要整理出來，讓更多人知道第卅四中隊的壯烈故事，撰寫軍刀機的事就只好延後。

第卅四中隊俗稱黑蝙蝠中隊，當時其事蹟已散見於報章雜誌，但是還沒有一本書籍完整地將其起源到結束的事蹟詳細的整理。見過戴教官之後，我就開始利用公餘時間撰寫，手頭的中外書面參考資料堆起來超過兩呎，另外也訪問幾位第卅四中隊的老教官們，除了獲得第一手的訪談資料之外，我與其中幾位教官甚至成為忘年之交。

經過兩年的訪談及撰寫之後，拙著《空軍特種作戰秘史——空軍第卅四中隊及其他單位的壯烈故事》終於在民國九十五年由高手出版社出版。我

接到一些遺族的訊息，感謝我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父親殉職的背景跟經過，因為當時這些都是極機密的任務，而且飛機在敵區被擊落，我方得知資訊非常有限。

英國友人包科克（Chris Pocock）是世界首屈一指的U-2偵察機歷史研究者，當他得知拙著出版之後，產生極高的興趣，想要與我合作撰寫一本介紹第卅四中隊事蹟的英文書籍，將這個冷戰期間的機密故事介紹給西方世界的讀者。

包科克會有興趣的原因是當年他訪問美國中央情報局派駐在臺灣的官員時，發現他們除了負責U-2高空偵察的任務之外，也要督導夜間低空的大陸任務，所以他順便蒐集了一些第卅四中隊的資料，多年之後終於可以派上用場。

我們此時面臨一個技術問題，那就是如何將拙著的中文內容翻譯成英文。我由於公務繁忙，再用公餘時間翻譯，勢必嚴重耽誤進度。結果這時出現一位幫手，那就是外交部派駐在倫敦的孫雅明先生，他服役時是空軍

的四年制預官，曾經在通航聯隊的中隊及聯隊部服務，對於空軍有感情，所以他就自願利用公餘時間翻譯，宣傳空軍的英勇事蹟。

民國九十六年二月我到美國接受留學顧問的中級訓練，第一站在華府，剛好包科克也在華府，他就約了中情局退休的包柏克萊拉（Bob Kleyla）到我飯店的房間進行訪談。包柏二次大戰時是B-17轟炸機的轟炸員，戰後他在東京的遠東空軍總部任職，被一位從美國空軍借調到中情局的電戰官威利何曼（Willy Homan）相中，邀請他參加中情局的團隊。這位何曼先生就是第八大隊獵狐計畫的美方負責人，開啓了我國空軍電子作戰的先河。

包柏來到臺灣之後，跟其他中情局人員一樣都必須以假名工作，所以他就改名為Bob White，我方人員稱他為Mr. White。他在臺灣負責第卅四中隊的任務規劃，他規劃過最大膽而且特殊的任務就是奇龍計畫，由我方人員駕駛C-130從泰國起飛，越過青康藏高原，到甘肅酒泉北方空投兩具遙測儀器。

我見到包柏之後，龍應台教授同（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五日在清大舉辦「黑蝙蝠在新竹：向勇敢的人致敬

「歷史聚談會，龍教授親自主持座談，與談來賓包括唐飛院長及黑蝙蝠中隊隊員代表，我也很榮幸上臺參與，介紹黑蝙蝠中隊的歷史背景。座談之後由詩人向陽朗誦新詩，歌手許景淳獻唱，一同向黑蝙蝠英雄致敬，更懷念英勇殉職的烈士。」

活動當天，清大活動中心坐滿民衆，估計接近一千人，其中很多是黑蝙蝠中隊的隊員及眷屬。

活動之後，我看到幾位眷屬相擁痛哭，他們多年沉積在心中的哀戚終於得到一個宣洩的出口。當時的新竹市長林政則也在現場，他被媒體記者問到，新竹是否會設立黑蝙蝠中隊的紀念館，他當場表示同意，所以龍教授可以說是黑蝙蝠中隊文物陳列館的間接催生者。

新竹市政府在市長同意之後，決定在第卅四中隊位於東大路的宿舍舊址興建黑蝙蝠中隊文物陳列館。這個宿舍在特種任務結束後荒廢多年，雜草叢生，更添神秘氣氛。很可惜這個見證冷戰歷史的宿舍後來被拆除做為公園，我聽到第卅四中隊的靈魂人物李崇善教官說，隊上殉職一百多人，犧牲慘重，他希望能於公園立個石碑，紀念這些英年早逝的隊友。現在市府同意興建紀念館，終於讓他的心願

實現。

新竹市政府文化局邀請我擔任黑蝙蝠中隊文物陳列館的建館顧問，讓我感到非常榮幸。

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館落成，舉行盛大的開幕典禮，包柯克正好在臺灣，我們一同出席，他也終於見到這些暗夜低空飛行的傳奇英雄。

英文版書籍需要設計封面，剛好朋友張國徵願意無償幫我們運用3D技術來畫，他是政戰學校美術系畢業，才華洋溢，擔任過空軍幾個單位的政戰主管，跟空軍的淵源更深。經過無數次的討論及修改，我們終於敲定封面，是一架P-51在閃躲MiG-17的追擊，封底則是B-17接受高射砲火的洗禮。

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包科克為作者，我為第二作者的英文版黑蝙蝠中隊書籍終於問世，由美國Schiffer公司出版。包科克由於長期研究中情局的U-2計畫，知道絕大部分的U-2相關史料都已經解密，所以他也申請調閱有關第卅四中隊的資料，但是遭到拒絕，因為當初任務牽涉到敵後空投人員，中情局認為事涉敏感，所以雖然已經經過數十年，還是拒絕公布，不然這本書的內容將會更豐富。

我是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的會員，我們在每個月舉辦的聚會中經常邀請退役的老教官們來講述他們在空軍的事蹟，黑蝙蝠中隊好幾位教官先後受邀來與我們分享。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鄒立徐教官講述在海面上遭到J-10的攻擊，我聽著他的描述，腦中浮現驚險的畫面，深深覺得這真是一個電影的絕佳題材，包科克也深有同感，所以我們分別探詢好萊塢以及國內的影劇公司，可惜由於市場及資金等因素的限制，這個想法終究無法實現。

自從黑蝙蝠中隊文物陳列館落成之後，每年八月十六日前後的隊慶成為文物館一年一度的盛事，我每年都在臺北跟著老教官及眷屬們搭乘大巴士前往新竹，跟新竹在地的夥伴會合，一起參加隊慶聚會。空軍對這個活動非常支持，每年都派高階長官來致意，在地的新竹基地也派出官兵來照顧這些年邁的教官們，展現空軍重視歷史傳承的精神。

幾位比較熟識的老教官說我是黑蝙蝠的榮譽隊員，只要是跟黑蝙蝠中隊相關的事情我都很樂意幫忙，例如黃文騷教官夫人李芝靜教授為了紀念逝去的丈夫，撰寫《飛越敵後3000哩：黑蝙蝠中隊與大時代的我們》，我

協助李教授尋找出出版社及審查文稿，並承蒙李教授邀請寫序，過程雖然繁瑣，但是能夠將黑蝙蝠中隊這個大時代的故事傳播給更多人知道，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我除了跟幾位老教官成為忘年之交外，有些隊員的第二代我也認識，其中讓人難過的是有一位美國人艾倫傑克森（Alan Jackson），他的父親卡爾傑克森（Carl Jackson）於民國五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搭乘黑蝙蝠中隊的C-123從芽莊飛往西貢，不料在準備降落西貢新山一機場時，遭到越共埋伏擊落，我方十四名機員全數殉職，但是美軍卻將機上的兩名美軍報為失蹤。

艾倫找到了我，想要尋找他父親遺骸的下落，我遺憾的回答說我方機組人員的遺骸當初在越南即共同火化，目前分別葬於碧潭空軍公墓，因為DNA在高溫火化之後已經無法驗出，所以就算取出骨灰也無法相驗。

艾倫的傷痛是個大時代之下無奈的悲歌，而我方一百四十二名隊員及五名陸軍傘兵的殉職更是多少家庭難以承受的損失，今（民國一一〇）年我們紀念黑蝙蝠中隊（含前身）成立七十週年，更不能忘記所有隊員及其眷屬為國家的付出。

緬懷抗戰飛鷹、羽球國寶吳炳炎爺爺

· 采云 ·

吳炳炎爺爺是苗族人，生於民國九年的湖南，在重慶國立國術體育專科學校就讀時，因親見日機飛行員降下我國國旗，遂決心學好飛行，與敵機做殊死搏鬥。民國三十二年，吳爺爺體專肄業，投考空軍官校，順利成為中國「紅武士」的一員，六月赴印度臘河分校接受初級訓練，十一月赴美加州重新入伍，再轉入雷鳥民航學校，加強初級飛行訓練；民國三十三年六月赴美亞利桑那中級飛行學校，八月轉往德州接受高級飛行訓練，歷經兩年磨練，終於學成一身飛行本事，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回國，正式投入抗戰行列。吳爺爺奉派四川梁山「中美作戰指揮室」任聯絡員不久，日本便宣布無條件投降，吳爺爺雖未能駕機禦敵，卻隨國民政府來臺，自民國三十九年轉任教官，奉獻了近三十年的黃金歲月，迄民國六十六年限齡退伍，為中華民國訓練出一批又一批優秀的飛行員。

吳爺爺心繫國家、心繫空軍，不僅立下了「當軍人、飛行員」的家訓，鼓勵子孫從軍報國，更連續兩年擔

任空軍官校第九屆、第十屆校友會會長，以實際行動支持空軍，支持畢生事業。

吳爺爺年輕時精於短跑、籃球、排球，退伍後，縱情詩文，熱中運動，晚年偶然接觸羽球，自此不僅年年參加全國羽球盛會「清晨盃」，更征戰世界各地，參加全球華人羽球邀請賽。民國一〇七年，時年九十八歲的吳爺爺還和二十多位臺灣球友遠征美國拉斯維加斯參加美國Vegas的國際羽球邀請賽，也因此被承辦單位邀請，和前世界冠軍李龍大及Peter Gade共同進行一場表演賽，為推動羽球運動留下最熱血動人的見證畫面。

吳爺爺是全國清晨杯目前最年長的球員，到中國地區參加比賽時，《青島早報》盛讚吳爺爺是另一個奧運金牌林丹「超級丹」，顯見吳爺爺在世界業餘老人羽壇的神級地位。

我很愛打羽球，七月一日驚聞吳爺爺的訃告，特別蒐羅吳爺爺的生平撰文，向吳爺爺致敬，也企盼讓更多人知道吳爺爺「活到老，動到老」的養生之道以及愛家愛國的大愛精神。